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体合璧《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歌颂家国情怀

□ 萨仁高娃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近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在首领渥巴锡等人率领下，举行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世代向往的祖国怀抱。土尔扈特人心中饱含浓厚的家国情怀，备受乾隆皇帝的关心和安抚，而得到悉心安置。随后，乾隆帝下令在承德避暑山庄立满、汉、蒙古、藏文合璧《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以永记土尔扈特东归故土的壮举。东归后的土尔扈特部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守卫新疆、建设新疆，始终坚守爱国、卫国东归精神，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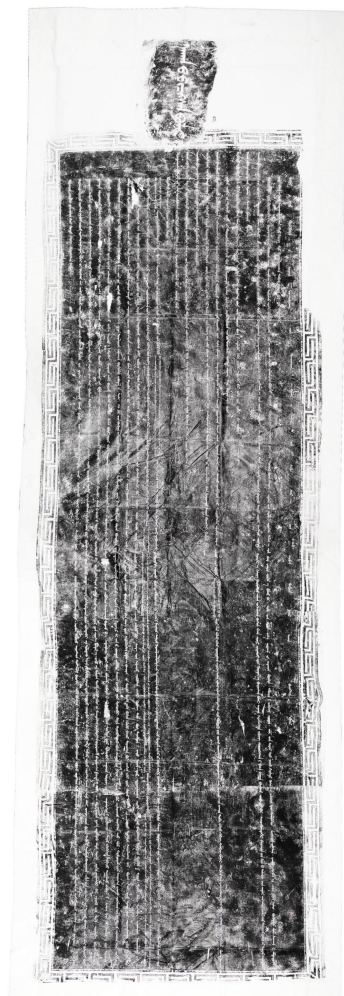


图1 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西部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蒙古是瓦剌部的后裔，明朝时游牧于今新疆塔城西北的阿拉湖和斋桑湖一带，清代称厄鲁特（额鲁特），或称“卫拉特”。约于十六世纪末，厄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并形成了厄鲁特四部联盟。土尔扈特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其西部牧地甚至达到额尔齐斯河中游两岸草原。后四部联盟内部矛盾加剧，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部因争夺牧场而关系恶化，面临被后者兼并的危机。加之，沙皇俄国势力扩展到西伯利亚，开始与土尔扈特蒙古各部发生接触。于是，为了避免与准噶尔部的冲突，也为了摆脱沙俄方面的不断侵扰，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其所部，并联合和硕特和杜尔伯特的一部分，约五万帐人众向西迁徙，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于 1630 年左右到达当时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沿岸，重建家园，繁衍生息。此后的百余年间，土尔扈特部与卫拉特蒙古的其他部落，与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沙俄为了巩固已征服的既得利益，进一步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扩张势力，并采用强行改变宗教信仰和经济侵略等手段，力图控制土尔扈特部。然而，这种用心，适得其反，激起了信奉佛教的游牧民族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图 2 《皇清职贡图》所载的土尔扈特人像

当时，在土尔扈特部内部设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汗之下设有自己的权力机构，由八名王公组成的议会“札尔固”，是汗手下的辅助大臣和助手，是从属于汗，而且，汗还握有大批军队，因此，汗是不受外力操纵的军政首领。1761年，十九岁的渥巴锡继位成为土尔扈特部落西迁后的第七代首领。次年，沙俄叶卡德林娜二世女皇（1762—1796在位）登基，在封建贵族的支持下，加紧了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和掠夺，沿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和萨马拉等河流域派驻军队，加强布防，以随时进行监督和镇压。派出大使常驻于土尔扈特部，并强迫土尔扈特人参加其扩张战争（参战年龄低至十六岁），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更有甚者，通过令议会“札尔固”八个王公接受其津贴的手段，拉拢土尔扈特贵族。

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又面临灭族之灾的土尔扈特人忍无可忍，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并从1767年起积极酝酿回归祖国的行动。由于叛徒告密，沙俄政府感到不安，对渥巴锡更是颇为怀疑。渥巴锡为了消除俄国宫廷的猜疑，蒙蔽俄国政府，亲自带领军队参战，并取得最终的胜利。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十六岁的渥巴锡从战场回来后，和他的侄儿策伯克多尔济积极准备领导土尔扈特部众重返祖国。但因消息被泄露，只能集合南岸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九千余人先期启程。伏尔加河北岸的土尔扈特部众，因为沙俄派兵严加防范，最终未能返回故土。

1771年1月17日，土尔扈特人义无反顾踏上回归祖国的征程。俄国女皇下令围追堵截。心怀强大信念的土尔扈特人，不惧牺牲与流血，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7月17日抵达伊犁河畔。部落从伏尔加河下游出发时近十七万人，到伊犁时仅有七万多人，牲畜几乎全部丧失。清政府得知土尔扈特部众已到达伊犁河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御前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和章京10员，兵丁10名，前往迎接。乾隆帝又下令救济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众，共拨库银20万两，全部用于购买牲畜、粮食、衣物等。清政府为赈济土尔扈特部所调拨购买的大批物资和牲畜，不仅从新疆筹办，而且从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置办运送，并得到了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奉乾隆帝之命，对土尔扈特部的牧地做了具体安置：汗王渥巴锡被安置在中国第二大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亲王策伯克多尔济划牧于和布克赛尔大草原，郡王巴木巴尔所部被安置在济尔噶朗（今乌苏县）河流域，贝勒默图划牧于精河，郡王舍棱被安置在阿尔泰乌拉台布尔干河、察干河诸流域。勇敢的土尔扈特人用血和泪创造了奇迹，绘就了悲壮的历史画卷。回归后的土尔扈特牧民在祖国水草丰美的西北边陲繁衍生息，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土尔扈特部众的回归受到祖国各族人民的欢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正值北方秋高气爽的季节，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棱等回归壮举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行13人被护送到热河木兰围场，乾隆帝在伊绵峪亲切接见，用蒙古语询问渥巴锡等，了解部落历史和回归经过，盛宴款待，并邀请他们随围观猎。回到避暑山庄后，又在澹泊敬诚殿接见了渥巴锡一行，多次赐宴于万树园，举行盛大的宴火戏。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首领予以晋封，以示褒奖（图3）：赐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随同来归的各部首领亦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衔，共计受封爵者41人。还对土尔扈特王公大加赏赐，一次赏赐渥巴锡5000两、策伯克多尔济4000两、舍棱3000两，几乎每宴必赏，赏赐名目繁多。此时，依照西藏布达拉宫样式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渥巴锡等随同参加盛大法会。乾隆帝亲自撰文，下令在庙内树立

用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铭刻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座巨型石碑，并将这两块石碑碑文制作成了玉册，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图3 清廷颁赐土尔扈特部首领的银印

在《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中，乾隆皇帝讲述了该部远道归来、损失惨重的史实，表达了深切的同情，继而详述救命各地救助物资的情况，无不安排妥当。此碑镌刻精细，雄伟壮观，在磅礴恢弘中昭示着盛世气象，碑文注重细节，用词典重，饱含感情。土尔扈特部历经千难万险，回到祖国怀抱，以实际行动证明各族人民思乡情结和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对今天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土尔扈特人谱写的动人乐章，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世代珍视、传承和发扬。